

中国



皇帝皇后



全传

成思远/主编

远方出版社



中国皇帝皇后全传

赵 构

成思远 主编

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皇帝皇后全传/成思远主编. - 呼和浩特:远方出版社,
2006. 11

ISBN 7 - 80723 - 146 - 7

I. 中… II. 成… III. ①皇帝—列传—中国
②皇后—列传—中国 IV. K827 = 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29581 号

中国皇帝皇后全传

主 编:成思远

出版发行:远方出版社

社 址: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
邮 编:010010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北京市施园印刷厂

开 本:850 × 1168 1/32

字 数:4600 千字

印 张:518.5

版 次:2006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—2000 套

标准书号:ISBN 7 - 80723 - 146 - 7/I · 46

定 价:2580.00 元(全 100 册)

目 录



第 一 章	厄运之中的幸运者	(1)
第 二 章	李纲抗金	(6)
第 三 章	金人的阶下囚	(32)
第 四 章	建炎流离	(50)
第 五 章	南迁临安	(61)
第 六 章	秦桧归宋	(74)
第 七 章	搜山检海	(92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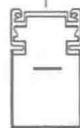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章 厄运之中的幸运者

—

祖宗发家,子孙败家,这是中国古代权力和财产世袭制的遗传规律。北宋后期的宋徽宗是个荒淫奢侈的皇帝,处理军国大事的昏庸,与在音乐、绘画、书法、棋艺、诗词等方面的才华,融合于一身。他的生平嗜好有三:一是女色,二是艺术,三是道教。

在宋徽宗的后宫中养着以“万计”的宫女。这个纵欲无度的皇帝,“五、七日必御一处女,得御一次,即畀位号,续幸一次,进一阶”。宋朝皇室的妃嫔有繁多的等级,“内命妇之品五”:第一等包括“贵妃、淑妃、德妃、贤妃”,第二等包括“太仪、贵仪、淑仪、淑容、顺仪、顺容、婉仪、婉容、昭仪、昭容、昭媛、修仪、修容、修媛、充仪、充容、充媛”,第三等为“婕妤”,第四等为“美人”,第五等包括“才人、贵人”。其中“妃”为正一品,太仪等总称“嫔”,为正二品,婕妤为正三品,美人为正四品,才人为正五品。“畀位号”,是指宫女升为贵人之类,自贵人升才人,充媛升充容,都算“进一阶”。庞大的后宫开支,是宋徽宗搜刮民脂民膏,竭泽而渔重要原因。

在宋徽宗不可胜数的宫女中,有一韦氏。官方的史书说她是开封人,其实应是越州会稽(今浙江绍兴)人。科学史上著名的水运仪象台发明人之一苏颂,在宋哲宗时曾任宰相,他有一婢女韦氏,韦氏之妹最初也是女婢。宋代的婢通称女使,主人们往往据有其肉体。韦氏之妹“初携登颂榻,通夕遗溺不已”,苏颂只能放弃了她,并说她必定“甚贵”。老婢韦氏出家当尼姑,其





妹随她来到京城，住在道观中。宋哲宗选处女二十人，分赐诸王兄弟，韦氏之妹也在其中，归于端王。后端王继位，即是宋徽宗。

入宫的尼姑之妹韦氏，生于1080年（元丰三年）阴历十月二十五日，介绍她入宫者是小武官李从约。韦氏比宋徽宗大两岁。她和另一个宫女乔氏都充当皇帝宠爱的郑氏的侍女，乔氏比她小六岁，两人“结为姐妹，约先贵者毋相忘”。后乔氏“得幸徽宗，遂引韦氏，两人愈相得”。韦氏“才一御幸”，便怀身孕，生下了宋徽宗第九子赵构。

王皇后死后，郑氏立为皇后。深受皇帝宠爱的乔氏于1109年（大观三年）封贵妃，她前后共生皇子七人，她的曾祖父母以下三代都特加追赠。韦氏“初入宫，为侍御。崇宁末，封平昌郡君”。1107年（大观元年）二月，“进才人”。生赵构后，“进婕妤，累迁婉容”。韦氏虽处“嫔”的地位，与义妹乔贵妃相比，尚差十一阶。韦氏显然并不受皇帝的宠爱，她在皇宫中占有一席之地，一是幸亏乔贵妃的援引，二是母以子贵。

赵构出生于1107年（大观元年）阴历五月二十一日。按宋朝的制度，皇帝诞辰称圣节或诞圣节，后来此日定为天申节。他作为天水朝太宗系的第七代，于1121年（宣和三年）封康王。翌年，赵构十六岁，“始冠”，按古代习俗举行冠礼，赐字德基，“出阁”，“就外第”，离开皇宫，在康王藩邸另住。

韦氏看来是个体质颇健的女子，她后来历尽患难和折磨，却依然高寿。韦氏生赵构时为二十八岁，从现代的医学观点看，正是最佳的生育年龄。在皇宫的优越条件下，童年的赵构无疑是个聪明而健壮的孩子。

作为龙子凤孙，赵构一直享受着最优厚的奉养和最良好的教育。当时的皇子们在“出阁”前，都要在“资善堂听读”，“出阁”后，各王府又另设学官。史称他“博学强记，读书日诵千余言，挽弓至一石五斗”，“喜亲骑射”，能“以两囊各贮斛米，两臂举之，行数百步，人皆骇服”。宋时一斛米约合今110市斤，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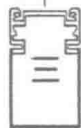
见他有天生神力。按宋朝军制，“弓射一石五斗”，已算武艺超群，相当于选充皇帝近卫“班直”的标准。父亲的多才多艺，对儿子不无熏染，赵构“自康邸已属意丝桐”。他的书法则“初作黄（庭坚）字”，“后作米（芾）字”，“最后作孙过庭字”。

当婴儿呱呱坠地之时，自然根本不懂得人间居然还有什么贵贱之分。但是，在宫廷生活的特殊环境中长大的赵构，要接受天潢贵胄的特权意识，是最容易不过的了。存在决定意识，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。饱暖思淫欲，更何况赵构生就一副健壮的体魄，加之饫粱肉、厌绮罗的物质享受，而又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。在宋人记载中，对赵构的劣迹自然讳莫如深。但后来金人向宋俘“询宫中事”时，宋人介绍说：“康王目光如炬，好色如父，侍婢多死者。”

赵构“居康邸”时，娶开封府祥符县人邢秉懿为妻，封嘉国夫人。邢秉懿比赵构大一岁。此后，赵构又娶田春罗和姜醉媚，两人都封郡君，分别比赵构小两岁和四岁。三个女人自然完全不能满足赵构的欲望，韦氏又为他娶开封人潘氏，“有宠”，但“未有位号”。赵构是个色中饿鬼，却并不多情，在他眼里，女人不过是供自己玩弄、凌辱和虐杀的对象。到底有多少无辜女子被他杀害，已无从统计。

宋徽宗已立长子赵桓为皇太子，但他最喜欢的是三子郾王赵楷，其母王贵妃也“有宠”。大臣王黼、宦官童贯等“为阴画夺宗之策”，而并未成功。

宋朝的皇位争夺不如某些朝代激烈。赵构大概从无戴通天冠，穿袞龙衣的奢望，却自认为有糟蹋女子的天赋特权。他在深宫和康王府中无忧无虑地度过了最初的十九年，从一个不知世事的婴儿，成长为残虐的花花太岁。





钦宗赵桓是徽宗长子,生母是王皇后。公元1100年(元符三年)四月十三日生于坤宁殿。九月,赐名为烜,封韩国公,次年六月,进封京兆郡王。公元1102年(崇宁元年)二月,改名为(按:《靖康要录》云改名为焰),十一月又改名为桓。公元1108年(大观二年)正月,进封定王。公元1111年(政和元年)三月,就资善堂听侍讲为他讲解经史,公元1113年(政和三年),加封为太保,次年二月,行冠礼于文德殿。公元1115年(政和五年)二月,立为皇太子,册立仪式在大庆殿举行。文武百官各穿朝服,鹄立于殿上,徽宗头戴通天冠,身穿绛纱袍,端坐殿上。皇太子头戴远游冠,身穿朱明衣,执圭受册于庭。以翰林学士承旨强渊明为礼仪使,翰林学士王黼撰写册文,宣和殿学士蔡攸书写,殿中监高伸用印。行礼既毕,蔡京率百官称贺,又至东宫拜贺。从此,赵桓成了名正言顺的皇位继承人。公元1116年(政和六年)六月,赵桓娶恩平郡王朱伯材之女朱氏为妃,次年十月生子。他虽备位东宫,但不与朝政,“读讲之暇,唯以髹器贮鱼而观之,他事一不关怀,人莫能测也。”观看用涂了黑漆的器皿装鱼,是他惟一的嗜好,其他的事,一概不闻不问。朝中大臣莫测高深,揣测不出他即位后是什么样的天子。

公元1125年(宣和七年)十二月,在金兵大举入侵之际,徽宗任命赵桓为开封牧,十二月二十日,赐给赵桓碾玉龙束带1条,不许辞免。此带珍贵无比,天子从不轻易授人,徽宗将此带相赐,预示着将有禅位之举。果不其然,二十三日申时(下午3—5时),内侍官黄仪传圣旨召皇太子入殿内,接着便有快行亲从官10余人前来催促。太子骑马入殿,至深夜不出。是夜五更,徽宗出殿径往龙德宫,皇后出居撝景园,改充宁德宫,赵桓力辞帝位不果,只得登位,此时已是十二月二十四日凌晨了,这年



钦宗还未满 25 周岁。揆诸常理,天子乃至高无上的权威,古往今来,有多少人为争夺天子之位而骨肉相残,父子成仇,而赵桓却一再推辞不就,原因就在于当时国事蜩蟴,社稷危若累卵,赵桓自知无力挽狂澜于既倒,因此他宁肯做藩王,也不愿登位。但是他拗不过父皇,勉为其难,实在是出于无奈。

但是,钦宗既登大位,当务之急便是派兵迎战,阻止金人南下。自战事不利,钦宗便想弃都南逃。

赵

构

五



第二章 李纲抗金

宣和八年(1126)正月初四,李纲在延和殿值班,见到宰相白时中在殿上与钦宗商议,准备丢掉京城不管,逃往襄阳。白时中叹息地说:

“金兵来势汹汹,真是锐不可当,京城哪能守得住?皇上车驾应该出幸襄阳,以避其锋。”

李纲见这情景,连忙对东上阁门的传达官朱孝庄说:

“我有紧急公事,要求上殿,在皇上面前与白宰相辩论。”

朱孝庄摇摇头说:

“不成!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制度规定:宰相议事退出以前,其他文武百官,一律不得进见。”

李纲生气地说:“现在是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,还能按旧规矩办事吗?赶快去请示,千万不能耽误。”

朱孝庄转身到御座前请示,还没有等到皇帝点头,李纲就大步走上殿来,对钦宗启奏说:

“我听都城的军民官吏,议论纷纷地说:宰相、大臣主张请皇上出城避敌。如果是真的,国家就危险了。而且,道君皇帝将固守京城的千斤重担托付给陛下,现在敌军还没有到,就把京城象废物一样扔掉不管,这样做,将来怎样对太上皇交代、怎样对全国人民交代呢?”

钦宗呆呆地坐着,哑口无言,象一个白痴。白时中气冲冲地问道:

“你说,都城能守得住吗?”



李纲也气愤地反问道：

“天下的城池，还有比京城更坚固的吗？如果京城守不住，那么天下就没有守得住的城了。而且宗庙、社稷、百官万民都在这里，丢开不顾，还去守卫什么？只要鼓励将士，安慰民心，哪有不可守之理？不积极抵抗，逃避是不行的，‘我能往、彼亦能往’，逃到天边也逃不脱。”

这时，负责城墙修缮工作的内侍陈良弼，从内殿出来，回报说：“京城城楼的修缮，百分未完成一二分。城东樊家岗一带的濠沟，又窄又浅，决难防守。而且，城内防御武器也太少，不早点逃走一定要吃大亏。”

钦宗对李纲说：“你可以同陈良弼一道去察看城防，我在这里等你回来商量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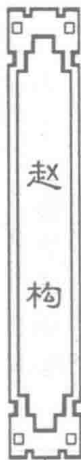
李纲奉了圣旨，立即跑到城东壁实地勘察了一番，又匆匆地回到延和殿。钦宗问道：“到底怎么样？”

李纲充满信心地说：“城墙高峻坚实，楼橹（城上的防御建筑，如望楼，角楼之类）虽然还没有修好，但守城并不在这上面。濠河也很宽、很深。只是樊家岗一小段河道，过去因为是禁地，唯恐伤了皇家的龙脉风水，不准开挖，所以又窄又浅。但是，可以用精兵强弩，重点据守这一段，是可以用人力弥补挽救的。”

钦宗一时没有主意，茫然地向左右大臣问道：“究竟应该怎么办呀！”那些过去能说会道，惯于吹牛拍马的官老爷们，一个个象泥塑木雕的哑巴，你望着我，我望着你，半句话也说不出。李纲上前一步，慷慨地答道：

“目前只有一条惟一的出路，就是整顿好京城内的兵马，鼓励士卒，作好迎战的准备。号召城内的老百姓，军民同心协力地死守城池，等待各地的勤王援兵到达，然后开始反攻，歼灭来犯的敌人。”

钦宗坐在龙椅上左右为难，万般无奈，只得对李纲说：“依你的主张要坚守京城，但目前朝中大臣，都不习军旅之事，谁可





为主将，担任这一艰巨任务呢？”

李纲立即回奏道：“朝廷平日以高官厚禄供养的大臣，现在国家遭受危难，当然应该挺身而出。白时中、李邦彦虽是书生出身，不懂军事，但以他们的职位和权势，号召将士抗御敌军，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职责。”

白时中一听李纲这番话，又急又怕又恨。守城的担子可不轻，弄不好就是掉脑袋的大事，连忙反驳道：

“李纲，你光会说空头大话，自己却不敢去打仗，岂不是在欺骗君上、蒙哄朝廷？你一股劲地说京城可守，好啦，现在事到临头，你敢担任守城抗敌的责任吗？你能领兵出战吗？”

李纲早已料到，白时中之流的人物，只会争权夺利，哪肯承担困难而危险的任务？再说，他从内心也不愿让白时中等人负责守城，以致把事情弄糟，到那时就不可收拾了。他冷笑一声说：“按道理是应该你们来挑起这副担子的，但你们怯懦退缩，推辞不干，难道朝廷就没有人吗？陛下如果不以我无能，任命我守城，我李纲万死不辞。但我官小职卑，人微言轻，恐怕不足以镇服兵卒将士。”

钦宗问道：“朝中执政官内还有什么缺职？”赵野回答说：“宇文粹中跟太上皇走了，留下一个尚书右丞的职务。”钦宗就慌慌张张地封李纲为尚书右丞。宋代的官服也按职位的大小高低分为不同的颜色，朝廷封官的同时，一般赐服，这次，钦宗手慌脚乱之际竟把它忘了。李纲提醒钦宗说：“我穿着低级官员的绿色官服，去负责守城的军政大事，怎样调动千军万马？恐不足以服中外吧！”钦宗即时命内侍赐给李纲一套右丞的袍带。李纲不避嫌疑地要名义、要袍带并不是为了争官职，他认为：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。为了便于守城抗敌，号召军民，这个名义是非争不可的。他立即穿上官服，对钦宗道，“时方艰难，臣不敢辞”，简单的两句话，表达了他光明磊落的胸怀。

从清晨争吵到中午时分，大家都饿了，钦宗叫大臣们都不要



回府，吩咐御厨在崇政殿门外的厢房中，安排一顿午餐；下午，到福宁殿继续商议。说罢，他就起驾回后宫进膳去了。

钦宗虽然任命李纲守城，但他毕竟是个怕死鬼，他进膳时，对着满桌的山珍海味，想着自己沉重的心事：老头子把担子一撂，跑到扬州享受，好不快活！自己也得趁机溜走，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避避乱再说。下午，在福宁殿里他又任命李纲为东京留守。心里暗暗为自己的巧妙作法得意：你李纲不是要死守京师吗？留守嘛，就是让你留下来守城。他笑嘻嘻地对李纲说：“有你留下来守城，我也放心了，我可以脱身了吧。”李纲一听，大惊失色，伏地跪奏说：

“上午讨论很久，说来说去，初步统一守城的国策，怎么皇上还打算走呢？过去唐明皇听到潼关失守，吓得跑到四川，结果京城残破，几年收复不了。现在敌人刚渡河，四方勤王大军马上就要赶到。敌骑即使到了城下，也必难久留。如果皇上的车驾早上出发，都城晚上就定然混乱起来，人心一乱，虽小臣留守，也无济于事，京师马上就要变成一片废墟了，其后果真不堪设想，千万请皇上仔细考虑。”

这时，内侍王孝竭在旁边提醒钦宗说：“皇后娘娘、贵妃、皇亲国戚，现在都已经出了都门了，皇上怎能一个人留下？那多危险呀！”

钦宗一听，脸色都变了，跳下龙榻狂叫道：

“我不能留下呀！你千万别老缠着我啦！就是京城丢了也不要紧，我亲自到陕西起兵，再回来恢复失地，也为时不晚。现在，我非走不可，决不能留在此地。”说罢，拂袖就走。

李纲见这情况，拜伏在地，坚定地说：“如果皇上决心离开，这个国家也完了，我也不当什么留守，就马上死在皇上面前吧！”他不顾什么体统，不惜冒犯天颜，死死地扯住龙袍不放手。

君臣俩正闹得不可开交，燕王、越王两位亲王走上殿来，对钦宗说：“目前宗室里虽有些人心惶惶，我们两家是坚决不走

赵

构

九



的，喏大一个京城，金兵孤军深入，兵马也不多，怎么攻打得破？请皇上下令，制止逃窜的宗室和皇亲国戚，以安定人心。”这时，殿前司（禁卫军的武官名称）曹矜也来回报军情说：“禁卫军士气很高，信心也很足，都愿意死守都城，迎击敌人。”钦宗的情绪这才稍微安定下来，便索笔取纸，写上了“可回”二字，盖上玉印，派内侍赶快去追回皇后和皇亲国戚一伙人。回转头来，对李纲忿忿地说：

“这都是你的好主张，我都依从了，现在，把守城的全权交给你。我再说一句，你可要千万小心，对一切后果负责。”李纲诺诺连声，低头称谢，退出福宁殿时，天色已经晚了，他也顾不得回寓所，就留宿在尚书省的大厅，连夜筹划防守大计。

钦宗回到后宫，已是精疲力竭，舌干口燥。接过宫女呈上来的香茗，喝了两口，左思右想，越想越不安宁。俗语说：“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”，这个念头老是在脑子里盘旋，哪里还能安眠？到了午夜，他忍不住派人去把宰相大臣叫来，准备一清早偷偷溜掉。白时中赞同地说：

“皇上千万别理会李纲那一套，还是早点离开这儿为妙。即使要固守京城，也不必要陛下呆在城中，难道要皇上亲自持干戈上阵打仗吗？留在城里有什么意义呢？小臣愿保护圣驾，出幸邓、襄，将来有人提意见，就推在我身上好了，说是我力劝皇上出走的。代君受过，古人也有先例。现在我就去紧急动员，筹办车马，天不亮就动身，一出都门，生米煮成熟饭，谁也劝阻不了。”

次日清晨，东华门外，车马喧哗，人影匆匆，紧张地跑来跑去。几十辆大车上已装满了珍宝。荷戈的禁卫军整队待发，卫士往来巡逻。高头骏马也已经套上了车辕，人们一眼看得出，钦宗皇帝马上就要弃城溜走了。

二十多岁的钦宗，一夜失眠，双眼充满血丝，疲惫不堪、满脸愁云地从宫中出来。后面跟着一群随从和宫人，正准备登上御





辇(niǎn 音碾)。这时忽然从皇城角很快跑来一个穿红色官服的大臣,他就是李纲。原来他正要上朝,听说钦宗又一次改变了主意,半夜就准备了南巡的车驾。他好不着急?不进午朝门,飞步赶来这儿。上前一手挽住马辔(pèi 音配),跪倒在钦宗的御辇前,痛哭劝阻。白时中一看,又是这个难缠的对头凭空出现,破坏他逃跑的计划,不觉怒从心头起,大声喝骂道:

“李纲!你好不识时务,竟敢来干涉皇上的行动吗?现在强敌兵临城下,京城指日即破,皇上的安全谁能保证?那时,你万死不足抵其罪。我且问你,你到底有没有一点爱君之心?”

李纲也恼火透了,大声斥骂道:“你这个奸贼真是满口胡言。目前城中精兵数万,人民百万,万众一心,谁说京城定要失守?这不是公开造谣惑众,扰乱人心吗?请皇上先将这奸贼斩首问罪。”

李邦彦连忙出来责问李纲说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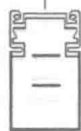
“李纲,你且慢大言欺人,你说京师可以万无一失,能保证皇上的安全吗?”

李纲反驳说:“你认为一跑万事大吉,在路上就能保证皇上的安全吗?”

“我们调集强劲的禁卫军护驾,万无一失。”

李纲冷笑一声说:“万无一失吗?金军只要听说皇上南巡,他们必然分派骑兵日夜兼程地追赶,一日数百里。这些慢腾腾的大车一天能跑几里路?一旦敌骑赶上,谁来抵挡?再者禁卫军的将士兵卒,他们的父母妻室子女,全住在京城,他们希望坚守京师,与城池共存亡,谁也不愿丢开一家老小,跟着你们乱跑。即使没有敌骑追赶,在行军途中,军心一乱,中途散归或发生其他事变,那才叫‘上天无路,入地无门’呢!你说有禁卫军护驾,可保万无一失,请你去问问他们,是不是愿跟着你们走?”

白时中哪有胆量向禁军问话?惊慌失措地红着脸喘气,李纲站在一驾车辕上,扬声问禁卫军说:





“现在大敌当前，你们是愿意固守京师，保卫城池，还是愿意扈从出巡，不战而逃？”

众将士齐声答道：

“我们亲友、父母、妻子都在京师，往哪里逃？再说，国家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，我们愿意以死报国，坚守京城，决不让金人占领。”

有的说：“朝中大臣早就把眷属和财产运走了，他们要跑，就让他们滚吧，我们是坚决不走的。”

李纲对白时中和钦宗说：“看看吧！现在明白了没有？谁能保险他们在半路上不偷偷溜回？谁能来保证你们的安全？你们万无一失的根据在哪儿呢？”

钦宗这时才如梦初醒，感到逃跑更为危险，不觉毛骨悚然，背脊透出冷汗。连忙下得车来，拉着李纲的手说：“若不是你力争，几乎误了大事，一切就照你的办吧！”

靖康元年（公元一一二六年）的春节，黄河南岸的沙滩上，旌旗蔽空，战马嘶叫，飞扬的尘土闹得天昏地暗。威风凛凛的宗望，傲然地跨在高大的红鬃烈马上，后面挤拥着千万铁骑，气势汹汹地向开封杀来。

这年的气候特别寒冷。京师的上空笼罩着阴沉沉的乌云，只觉得阴森惨淡，日月无光，真是“黑云压城城欲摧”啊！最喜好欢乐的孩子们，也预感到灾难临头，打不起精神来上街游玩。满城居民惴惴不安、惊恐万状，谁还有什么心情过春节？平日熙熙攘攘的街道，变得冷冷清清，没有商贩，也没有行人。北风呼啸地卷着零乱的落叶和破碎的纸屑，在街巷翻滚，时而走过一些紧张的士兵和巡逻队，更增加了人们不安的情绪和紧张的气氛。

正月初五的清晨，李纲在寥廓的大殿上匆匆地朝见了钦宗，简要地回报了敌情和城防准备的方略后，又被任命为亲征行营使。皇上把守卫开封的全权都交给他，他觉得身上的担子更重了。他从宣德门走出来，翻身上马，没有回府第，带着几个亲信，



直奔景龙门。迎着刺骨的寒风,登上城楼,向四周巡视、了望,心里计算着城内的防御力量:士兵虽然不多,但也有几万人马,还算勉强够调配,只要安排合理,一切事在人为。

兵贵神速。尤其是在这大敌当前的紧急关头,拖延就是等着挨打。他坚定地站立城头,冒着一阵紧似一阵的北风,和几个亲信商定军机,随即调兵遣将。外城的四壁,每面派正兵一万二千人上城守卫,设提举官分段负责。同时组织厢军、保甲、居民上城支援。在城头修缮城垛,张挂革幕,以避敌军的矢石;安炮座,设弩床,运砖石,集樁木,备火油等,以迎击攻城的敌军。

城内还有马、步军四万人,李纲编成前、后、左、右、中五军,每军八千人。前军驻守通津门(汴河东水门)外,守卫延丰仓,这里屯集了四十多万石豆粟军粮。后军八千人驻扎朝阳门外,占据樊家岗一带,与通津门外的前军互为犄角,配合作战,使敌骑不敢近临。其他左、右、中三军二万四千人马,作为后备的机动力量,哪里情况紧急就哪里支援。总指挥部——行营司设立在宣德楼前的大晟(shèng 音胜)府。为了和敌人抢时间,李纲日夜不息地操劳着,从初五日到初七,短短的两三天内,京城的防卫就迅速地安排就绪了。

初七日的早晨,开封城门紧闭,金军先头部队的骑兵,已布满郊区。他们得到奸细的情报,由叛将郭药师引路,一到城下就直扑城西北的牟驼冈。这儿是宋朝的天驷监,中央牧马的机关,养有两万多匹战马,和堆集如山的苕豆饲料。宋王朝的守兵和官吏,来不及撤退转移,抓了些金银软细,屁股一拍溜个精光,留下大量战马和粮食,白白地送给金兵当礼品。

晚上,城外火光冲天,金兵把近郊的厢坊和村庄放火烧掉,沿着汴河出动了几十只火船,企图乘势顺流而下,烧掉宣泽门(汴河入城的西水门)的城楼。李纲早有准备,在汴河里插置了一排排的木桩,又从蔡太师府的花园内,搬来了大量的假山石,垒塞在门道间,使敌人的火船不能前进。这时,布列在城下的二

